

人往而面投之，且嘱其待复命。旗人持书往，存善发缄阅之，咆哮大怒，喝将投书人锁拿，固不知其为旗人也。乃煌侦得旗人为存善锁，为报之旗籍，而嗾之使与存善为难。旗籍人果怒存善之擅锁其旗人也，大动公愤，群往而质之。存善方知为误锁旗人，而所投之函，其中所诋者，又皆阴匿实事，不可以示人，既无罪名以坐①投函者，而擅锁旗人，固有违国法，进退维谷。不得已托有力者为解纷，贿以重金，事始已。于是更恨乃煌，谋杀之乃已。乃煌以势不敌，避之去。

俞廉三为湖南巡抚时，有佣妇美而艳，与之私。后为佣妇所挟持，惧玷官箴②，欲去之③。而佣妇狡黠不能去，廉三患之。蔡乃煌时以道员听鼓④湖南，人称为智囊。廉三密与之商，谓倘能去其患，则不惜厚报。乃煌诺之。先为约曰：“欲去之，则必先使此佣妇二于己⑤乃可图也，未悉以为嫌否。”廉三曰：“但得去之，一任君所为。”乃煌乃密使人为介识此妇，既狎熟，则施其偷香之技，竭力以要结之。佣妇果为所感，通于乃煌，乃煌又故宠之，惟妇所欲为。久之，妇昵乃煌如夫妇，乃煌以其已坠计中，乃为调虎离山计，因返粤，妇亦愿随归，谬与成眷属，妇居然以如夫人⑥自命矣。妇以己身有属，体面所关，与廉三作难之心遂

注：①坐——定罪

②惧玷官箴——怕惹来不良官吏之名

③去之——将她弄走

④听鼓——候差事

⑤二于己——对己有二心

⑥如夫人——宠妾

止。乃煌自此亦一帆风顺矣。

秦树声

秦树声，字右风，云南人，颇博读古籍，在京亦负文名。为广东学提使，欲以古学提倡，所有文告、公文等，皆好用古字，奥僻难识难晓，非搬演《康熙字典》不能读其一篇文也。其时凡有衙署文告，报馆皆刊之。惟树声每一文告出，报馆普通活字铅粒，多无此字，不得不雕木印以代，殊费工夫。主笔某乃致一书与树声，书中专用广东俗话俗字，人谓之曰：“如此毋乃俚而褻乎？”某主笔曰：“彼以古之字难我使不识，我亦以今之字难彼使不识耳。”

陈景华

游勇之乱，广西几于遍地皆匪，当时州县之官，缉匪最力、威名最著者曰陈景华。景华广东香山举人，以捐纳历任马平、贵县两县令，性残酷好杀，胆略亦绝人。其缉匪也，每躬自微服入险侦贼踪，既得其穴所在，即自带兵弁往捕之。任贵县时，曾易装为乞丐深入山谷中侦贼窟，群贼方会食，景华乞其余，贼与之食，景华啖毕而行，去不数里，一

贼始觉，谓其侪①曰：“此丐颇似陈景华，得毋是乎②？须追回讯之。”众曰：“然。”起追之，景华既脱贼巢，急走出山口，而早已伏兵于外。贼追至，兵发枪击之。贼众兵寡，且战且却。初，景华乘轿而往，及退，贼枪纷向轿射，景华则早舍轿步行，杂众兵中与贼战，轿夫已为贼所击毙，幸乡团闻警纷来援，贼乃散。

景华好微行③以察奸宄④，虽小窃必诛，故奸徒屏迹。每捕得贼，略一讯问即诛，曰：“吾观其貌凶狠，即未尝为盗，亦宜杀也。”其杀贼或不及缚赴刑场，每在堂帘内讯问数句，即自以手枪轰毙。监中若积犯至二三十人，则曰：“此辈无论是否为盗，终非善良之辈。”尽牵出骈诛之，名曰清监，故狱中常空也。一日常杀百数十人，若绅士有保者，则并戮之。尝获一嫌疑犯，团绅某往保之，景华立将犯并团绅缚赴法场，先杀犯使观之，而后释团绅，谓之陪杀。团绅因惊恐过度，归而病死。自此绅士不敢保犯矣。

在马平时，夜深微行城中，见一卖汤丸者，沽而食之，且食且问曰：“汝一日所赚钱几何？”卖汤丸者曰：“往时生意颇多，近则不若，几不足以糊口。”景华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自那衰鬼陈景华到任以来，人畏其威，夜后不敢在街行动，故买食者少。”景华食毕回衙，立命逮卖汤丸者至责之。

注：①侪——同伴

②得毋是乎——会是他么

③微行——私访

④奸宄——犯法作乱之人

景华威名虽著，所至宵小遁迹，然不无滥杀之弊。迨岑春煊入桂，控景华者累累，春煊于是有杀景华之心，密奏其滥杀良民。景华当任贵县时，春煊已招降巨盗陆亚乾，委令往招各帮贼。陆亚乾奉命往，道经贵县，入谒景华。景华以其为巨盗也，缚而坐堂讯之。亚乾以奉有总督命，藐视景华，与抗辩。景华怒，立以手枪击毙之，而以杀巨盗陆亚乾报。春煊益怒其擅杀亚乾而败其招抚之谋也，于是立褫其职，严令拘留以待后命。景华知春煊有必杀己之心，预谋逃脱计。毋何⑤，朝旨果下诛景华。景华之党已侦得，密报之，县官尚未之知也。初，景华奉命拘留于贵县署也，贵县令某以同僚故，且窃念无甚大谴⑥，虽曰拘留，实不苛待，别居之一室，不加桎梏⑦，惟派一人监其行动而已。及景华既知正法讯，朝旨未到之前一日，乃故与监守者畅饮，示之整暇⑧。既醉归寝，监守者固不知有朝旨，不虞其有他。于是景华夜剪其辫钉之床，使垂于床外而下其帐，中宵潜遁，署中人无知之者。明日，监守起，视其床，见辫垂于帐外，以其尚未醒也，不之理。日午，杀景华之朝旨至，始入呼景华，揭其帐，已空无一人，乃大惊，亦即逃。毋何，县官知之，派兵四出追之，已鸿飞冥冥矣。春煊疑县官有贿纵弊，大怒，将戮之，得多人陈情，乃革职。当陈景华之逃也，已预备健者数人舁山兜俟之城外，既脱，即易西装若洋人，疾出北海，逃往安南，转赴南洋及印度。后于不丹入同盟

注：⑤毋何——不久

⑥谴——罪过

⑦桎梏——脚镣、手铐

⑧整暇——若无事一样

会。其后张鸣岐为两广总督，爱其才，欲洗其罪，召之还，未果而革命军起矣。

谭钟麟

谭钟麟任粤督时，北京方设总理衙门①，各国公使要求通商者日数起，王大臣患之②。廷寄③各省督抚妥商应付之法。廷寄至粤，钟麟以示幕客，令切实拟稿具奏。幕客请命意④，钟麟曰：“什么命意，照例可也。”翌日稿成，无非敷衍而已。稿中有“日斯巴尼亚”五字，此本国名，钟麟不知所谓，将“斯巴尼亚”四字抹去，乃于“日”字下注一“本”字，复眉批其上云：“即日本岛国也。《唐诗三百首》中有〈刘禹锡送释皎然归日本〉五言一律可证明，唐诗注解日本一名东瀛，并无斯巴尼亚之别号”等语，客见眉批，大笑不敢与辩。又恐贻人口实，思得一法，誊稿时，将“英、法、德、意、美、比、日、意”八字连属成文，藉以掩饰，稿成，钟麟又于“日”字下注一“本”字，客无可奈何，辞馆去。又时有广州湾划界事，特委道员某任之，某道销差，附陈手摺，即所绘地图也，用经纬线区分东西南北图

注：①总理衙门——该机构管外交事务

②患之——对此觉得麻烦

③廷寄——下旨

④命意——交待主意

甚详。钟麟阅竟，蹙其额曰：“某太胡涂，我委他弄地理，谁叫他弄起天文来。”

李瀚章

李瀚章，李鸿章之兄也，为两广总督时，有“大荷包”之称。属员某以二十万金为寿，瀚章旋保奏以“廉正勤能”四字，说者谓古来一字之价值，未有若斯①之贵也。其生日也，大开受馈之门，属员莫不争献奇珍。某以青金铸为蕉一梳献之，瀚章顾而笑曰：“此蕉未熟，何用！”却之。某悟其意，改以黄金，始受。又某进贺礼一桌，舁而献之，其桌帷以明珠镶成花朵，价值巨万，本某大家之物，某借用以为装潢者，瀚章见而悦之，命并桌帷收下。某徒呼奈何，赔偿其值于物主而已。

德 寿

德寿任广东巡抚时，专以卖差缺为事，以差缺之肥瘠定价目之多少，群称为“德记银行”。某别驾②为之引线，凡

注：①若斯——如此

②别驾——佐吏。相当于近世之秘书